

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与人才培养

冯胜利

从总的语言学发展趋势来讲,将来数年的语言研究仍然离不开对语言形式规则的发现和探讨。这可以分几方面来看。从句法研究上说,人们更加注意的不再是(或不只是)某一语言的具体的局部规则的探讨,尽管将来的研究离不开对个别语言的具体问题的局部探讨,而是集中在语言规则的“模组”性上。简单地说,就是表面看来复杂纷繁的语言现象跟琐碎的规则,实际上都应该是来自不同层次上的、相对简单的“原则”跟“参数”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所谓“模组”就是一套在不同的层面上的、彼此发生相互作用的“原则”跟“参数”——这是今天以至将来数年内语言学家所最关心和最注力研究的方向。譬如我的工作,就试图找出一个适当的层面来解释句法跟韵律之间的相互作用。句法研究是当今语言学的主流,因而在“模组”的研究中最引人注意。从语音研究上来看,追求规则公式的简化也是今年刚刚出现的新动向。此外利用句法跟语音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来解释语音现象这种研究方兴未艾。可以想见,在语言研究“模组”化的带动下,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人工智能、机器翻译以及对人类自身的研究——人脑的研究,都将得到飞速的发展。这是当前以及将来的发展大势;对语言的自身的研究要带动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的发展;换言之,语言

学的研究要为其他学科提供科学的理论。这一点,申小龙式的靠“冥冥之中”的一种“气”来“意会”的说法和做法,无疑是与发展大势背道而驰的。因为很明显,没有明确的逻辑公式,机器是不能凭借“气”来说话的,而 AT&T 的贝尔实验室的机器已经可以生成汉语了(是我给他们录的男生的声音),我们应该感到一种压力。这里又不能不提到语言研究的另一大势:即依靠严格的逻辑定义和推理来解决语言学本身的问题。当一个人不能给“气”、“神韵”一类概念以严格的逻辑数理定义的时候,所得出一切结论都是无法“证伪”的,而无法证伪的议论,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来研究语言学,将把科学引入歧途。国内语言学家最应小心,警惕这种偏向。众所周知,语言学不是文学,不是文学批评,也不是哲学。哲学上的东西有时几百年几千年都争不清楚,而语音、语法、语义各层次上的复杂现象都需有明确的公式规则来表达,如此才可以告诉机器怎么说话。语言当然是一个复杂现象,但是 internal(内部)跟 external(外部)的因素是首先应该分清楚的。语言跟文化的关系,是语言外在的现象,而当内在因素、内在问题没有研究清楚以前,借着外在现象或边缘现象的研究来取代对内在问题的探讨,是本末倒置。更何况研究外在现象还有一个“落脚点”的问题:研究文化是为语言研究服务,还是研究语言为文化研究服务?这一点在我修社会语言学时,Labov 强调得最多,他说这是他(语言学家)跟 Dell Hymes(人类学家)最大的区别,尽管他们都研究语言跟社会的关系。从这里我又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专业训练的问题。研究语言学要有语言学的训练,正象开飞机必经飞行训练一样。国内语言学工作的基本训练应加强,否则就很难跟国际上的语言研究者对话。大家都说在搞语言学,但是又好像在排斥普通语言学,说要建立自己的“语言学”,这就如同搞物理的说要建立自己的“物理学”,搞数学的说要建立自己的“数学”一样。难道别人的数学是 $1+1=2$,自己的数学就不是 $1+1=2$ 吗?道理很简单:强调汉语的

特殊性时,不能不了解语言的普遍性。离开普遍性,还有什么特殊性呢?专业训练不够的一个表现就是说“外行话”。汉语研究要走向世界,加强语言学的基本训练势在必行。

著名语言学家王士元说:汉语语言学的研究状况是:材料丰富,理论贫乏。中国人对语言学的贡献是看国际水平的普通语言学教科书中有没有中国人提出的语言学理论。这是我们培养语言学家和我国语言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就如同数学教科书中有没有以中国人命名的定理一样。

我们有着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说汉语,可是我国竟没有一个语言学系。美国只有两亿多人口,但是不下几百所大学设有语言学系,在有的大学,语言学是必修课。就人口说,中国跟美国是6:1;就语言学系说,则是零比几百。这又怎么能怪我们的语言工作者的训练不够呢?我们都知道,王力、朱德熙先生都提出过建立语言学系的建议,但是因为学生分配问题而搁浅。但是看看现在亚洲其他地区的情况:新加坡,包括我国的台湾省、香港,都在大批地急不可待地从美国和其他国家招揽近几年毕业的大陆语言学留学生。语言学对于经济建设毫无用处吗?若是这样,上述商业性很强的地区为什么要“抢”这些人才呢?他们有眼光,因为当代语言学与现代科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机器翻译,人工智能,计算机语言,以及通讯工程等等都离不开语言学的参预。美国的贝尔实验室中名牌大学毕业的语言学家就不下几十人(本人曾在该实验室帮过忙)。我们要再“歧视”语言学,以为语言学人才没出路,恐怕是没有现代科技发展的眼光。这几年美国的经济不好,许多毕了业的,跟马上要毕业的我国语言专业的博士留学生都面临着找工作的困难,要是国内建立了语言学系,这批人才便会归国应聘,参加四化建设,而不致于流向其他地方,落到别人手里了。

总之,我觉得应对语言学在现代科技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语言学不是“文化学”,这不是说语言学跟文化没关

系,而是说不能只把语言学当做一种人文学,而要认识到它的科学性,它的数理性,它与现代科学的相互依赖性。我们绝不希望当别人都能用机器来对话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汉语的数理规则是什么;当别人都能用机器来识读的时候,我们还在夸夸其谈汉语的句子不能用逻辑公式来解释,只能靠“心”会。

1993年5月21日于美国宾州大学

【笔谈专栏责任编辑:陈亚川】

语言学新书目

《语言学论文集》,张清常著,商务印书馆1993年10月出版,定价10.60元。

《文字训诂论集》,刘又辛著,中华书局1993年6月出版,定价10.85元。

《语言学百科词典》,戚雨村、陈光磊等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定价20.00元。

《语言风格论集》,程祥徽、黎运汉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出版,定价30.00元。

《中国古代语言学资料汇纂》,张斌、许威汉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音韵分册1993年9月出版,定价9.90元;训诂学分册1993年10月出版,定价9.35元;文字学分册1993年12月出版,定价10.80元。

《现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萧国政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定价7.85元。